

李白诗  
寻踪李白最著名的七律诗：  
发思古之情，抒报国无门之忧愤

□马睿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唐玄宗天宝六载(747年)，李白漫游金陵(今江苏南京)，登上了当地名胜凤凰台，写下了这首他一生最著名的七律：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遨游，凤去台空只有江水东流。吴宫遗址的芳草长满了荒凉小径，晋代的王侯将相已成为一堆堆坟丘。三山在云雾中隐现如落青天外，长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半。总有奸臣当道，犹如浮云遮日。举头望不见长安，心中常怀着忧愁。

## 《登金陵凤凰台》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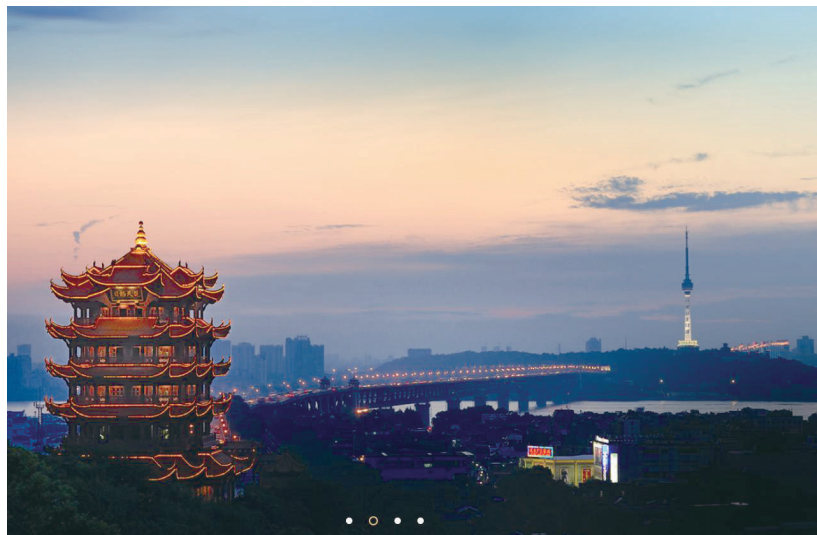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悠久  
金陵凤凰台充满传奇

金陵凤凰台的来历十分神奇，据史料记载，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(437年)三月丙申，有神鸟降落在秣陵(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)百姓王顛(yī)果园的李树上，“文彩五色”，状如孔雀。音声协和，众鸟群集。时人谓之“凤凰”。乃筑台于山椒，因名“凤凰台”。起台于山，称为“凤台山”。扬州刺史、彭城王刘义康听说后，下令将该鸟所集的“永昌里”改为“凤皇里”(沈约《宋书》卷二八《符瑞志中》、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)。

据清同治版《上(元)江(宁)两县志》记载：凤凰山在南京城聚宝门内西南隅，今花露冈地。有凤游寺，本瓦官寺故址。晋哀帝时(361年-365年)移陶官于淮水北，遂以南岸陶地施为“瓦官寺”。南朝梁时(502年-557年)建瓦官阁，高二百四十尺，大江前环，平畴远映，冈隆谷洼，登眺最胜。高阁临江，故李白《横江词》有“白浪高于瓦官阁”的名句。到中晚唐时(755年-907年)，凤凰台逐渐荒废。李群玉在《秣陵怀古》诗中就说：“龙虎势衰佳气歇，凤凰名在故台空。”南唐时(937年-975年)，改为“升元寺”，阁为“升元阁”。

宋太祖开宝九年(976年)，宋将潘美率军攻入金陵，升元寺毁于战火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，复建为“崇胜戒坛院”。明初(1368年)寺庙荒废，一半成为魏公园，一半改为骁骑仓。明神宗万历十九年(1591年)，有僧人筹集资金，在此地重建殿宇复创刹寺。寺内有老桂古干槎榭，因取名“丛桂庵”，焦竑(晚明思想家、文献考据家、藏书家)改曰“凤游”。

凤游寺之南有“集庆庵”，嘉靖时(1522年-1566年)皇帝下诏拆毁私建的庙庵，僧人将集庆庵改为“瓦官”，才得以幸免，故山上有“上瓦官寺”，平地有“下瓦官寺。”据方志所记，可知凤凰台在瓦官阁之上，台与阁都在今花露(盞)



黄鹤楼夜景。图据黄鹤楼景区官网

岗之地。与李白《登瓦官阁》诗所说“钟山对北户，淮水入南荣……门徐阖阖字，楼识凤凰名”正相吻合。

1964年，当地创办“凤游寺职业学校”，尚有石碑刻“凤游寺”三字。寺内西侧有小厢房三四间，后来在其侧盖教学楼。可知学校教学楼侧为凤游寺遗址，也就是瓦官阁遗址，所以附近的小巷名“瓦官寺巷”。“下瓦官寺”在凤游寺南(今南京市印染厂内)，凤游寺才是真正的“瓦官寺”，即“上瓦官寺”。凤凰台遗址在距离凤游寺不远的山岗上，即南京市四十三中学(今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凤凰台校区)操场的指挥台附近(林东海《太白诗踪探胜》第155-156页)。

贰

登凤凰台  
写下传颂千古的七律

李白能写出这首七律之冠，还得感谢沈佺期和崔颢。唐玄宗即位时(712年)，大诗人、中书舍人沈佺期创作了一首歌功颂德的应制诗——《龙池篇》：“龙池跃龙龙已飞，龙德先天天不违。池开天汉分黄道，龙向天门入紫微。邸第楼台多气色，君王兔雁有光辉。为报襄中百川水，来朝此地莫东归。”同为诗人的监察御史崔颢读后十分喜爱，却又不肯服气，于是便写了一首《雁门胡人歌》：“高山代郡东接燕，雁门胡人家近边。解放胡鹰逐塞鸟，能将代马猎秋田。山头野火寒多烧，雨里孤峰湿作烟。闻道辽西无斗战，时时醉向酒家眠。”试图超越沈佺期。

崔颢写完后，自觉尚未超越沈诗，

心里仍不满意。之后他又写下一首《黄鹤楼》：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写完此诗，他方才罢休(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五《谈诗初编》)。后来，人们便将崔颢此诗题写在黄鹤楼上，供游客观赏。

一天，李白登临黄鹤楼。当他兴致盎然，正欲题诗之际，突然抬头看见崔颢之诗，顿时没了灵感，不得不说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(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五引李敏《该闻录》)。李白对此耿耿于怀，一直到他登临金陵凤凰台，写出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，才算罢休。在后人眼里，与崔颢《黄鹤楼》和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相比，沈佺期的《龙池篇》不过是一首乡野俚曲



今日南京瓦官寺。图据扬子晚报官微



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。图据湖北日报客户端

而已(赵宦光《诗原》)。

唐肃宗上元元年(760年)，60岁的李白被长流夜郎，行至武汉鹦鹉洲，又作了一首《鹦鹉洲》。鹦鹉洲相传是因东汉末年，文学家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，即席挥笔写就一篇“锵锵戛金玉，句句欲飞鸣”的《鹦鹉赋》而得名。后祢衡被黄祖杀害，亦葬于此洲上。李白行到此处，联想祢衡的遭遇，在《鹦鹉洲》一诗中写道：鹦鹉来过吴江水，江上洲传鹦鹉名。鹦鹉西飞陇山去，芳洲之树何青青。烟开兰叶香风暖，岸夹桃花锦浪生。迁客此时徒极目，长洲孤月向谁明？这首《鹦鹉洲》也是李白仿效崔颢之作而作(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一)，说明他一直到晚年仍未放弃与崔颢一较高低的念头(周相录《一场诗坛公案与一个诗学命题——崔颢〈黄鹤楼〉及其相关诗歌综论》)。这段史料，完全符合李白永不服输的性格。

叁

气韵高古  
把历史与神话巧妙融合

后世对崔、李二诗的水平高低评价不一，有的认为崔胜于李，有的认为李胜于崔，还有的则认为不分伯仲。久而久之，遂成为诗坛聚讼千古的公案。“二诗优劣，不好枉谈，然二诗意旨却是不同的。崔诗旨在怀乡，而李诗却旨在忧国。崔诗写于开元盛世，而李诗却作于安史之乱前。其时玄宗昏庸，小人当政，大唐之危机日益显露。太白虽身处江湖，却心悬魏阙，登台远眺，西望长安，不禁忧从心来，而作是诗”(葛景春《李白诗选——中华经典指掌文库》第118页)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故事还有一个有趣的后续：李白写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后，一位禅僧作了一偈：“一拳搥(chuī)碎黄鹤楼，一脚踢翻鹦鹉洲。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旁边一位游僧接着吟道：“有意气时意气消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”又有一僧云：“酒逢知己，艺压当行”(杨慎《升庵集》卷十六“搥碎黄鹤楼”条)。对诗人而言，诗不如人是最大的耻辱。故而崔颢、李白才会频频写出佳作，以求压倒前贤。毫无疑问，“三僧作偈”明显是后人根据李白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《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》二诗瞎编的，但却说明后人对崔颢、李白身上不甘示弱、努力学习、超越前贤的文学精神的敬佩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凤凰是最吉祥的鸟。凤凰降世乃是天下太平、国泰民安、君明臣贤之兆。而在文学作品中，凤凰也经常用来比喻志向高洁的贤人(屈原《涉江》、阮籍《咏怀诗·其七十九(林中有奇鸟)》)。李白当时正处在被“赐金放还”不久，面对国家的危机与仕途的坎坷，不免忧心忡忡。在诗中，他以凤凰台的景色起兴，把历史与神话巧妙融合，气韵高古，格调悠远。借吴晋的兴衰衰亡，抒发报国无门的忧愤。感情深沉，声调激越，以虚对实，浑然天成，完美彰显了他以气夺人的艺术特色与融汇古今的绝世才华。